

志农走过去,借助月光,越过两扇门来到了泉妹的房间。

房子里很暗,比志农住的那间房子还暗,志农只好按照泉妹说的,到土墙窗口的窗台上去拿火柴,但是摸了好一阵也是没有摸到。

没摸到?她从被子里探出身来问。

没有。他没有看那边。

哦!在我这里,我把它拿到枕头边来了,你接吧。

朦胧中,志农感到一只手伸过来,他去接的一刹那,看到了姑娘上身的影子。他慌乱了一下,接过火柴就快步离开了这个房子。

本来,回到原来的房子也就算了,他冷静了一下,点上灯,打开书。可正当他准备认真看书的时候,他听到身后一个人在轻轻地呼唤他。他回过头一看,眼前的泉妹斜着身子靠在门口边,用闪着亮光的眼睛看着他。她身上除了一条裤衩外,什么也没穿,不知何故,她连一个小小的内衣也没有,那浑圆的双臂、丰满的大腿、特别是那圆鼓鼓的胸脯,在灯光的照耀下是那样的分明。志农惊呆了,好一阵才哆哆嗦嗦地问:你,你有事吗?

啊!泉妹那双痴痴的眼睛转动了一下,仿佛刚才一直是迷迷糊糊的。尔后,她脸红了,有意识地把双肩向内夹了一下,然后用双手拦住了胸脯,说:没什么,我看你点上灯没有,接着她就退回去了。

志农再也看不进书了!他也是十七岁的人了,虽然他不像泉妹那样完全像个成年人,但对于新出现的那种东西,他有时候也迷迷糊糊地幻想。因此,当泉妹转过身去的时候,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只是,他被突然出现的现象怔住了,压根儿没有朝那方面想,他只想到过泉妹的亲切,泉妹的善良,可他从来也没想到过泉妹会这样。

这个镜头永远也不能从志农的记忆中抹去了,它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在大学读书的时候,他有时候想,他是理智的,假如那天晚上的事任其发展,那么他将是另一个单志农了,大学就别想读了,即使参加了考试也不一定能考上。因此,他很庆幸自己的运气,更满意自己的表现。

## 六

一九七八年春天,他果然一鸣惊人,一举考上了大学,而且确实是北京的大学。当然,那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重点大学,只知道是北京很有名气的一所大学。临走的时候,一家人都来送他,连泉妹的奶奶也在泉妹的搀扶下,拄着拐杖来送他。可是,志农发现老人并不高兴,她慈爱地把几个血粑送到他手里,然后什么也没说,叹了一口气就转身了。

泉妹为他挑着行李一直送他到车站。她一声不响,好像这都是她应该做的一样。爹娘也不客气,让她一个人送。志农更不在意,反正他们从小就那样好,而且,在分别的时候,他确实舍不得离开她。她太好了,太了解他了,她能说出他的心里话,能猜出他心里要做的事。

上车的时候,泉妹把行李一一提上车,然后站在车外微笑着望着他。志农憋了许久才喊出一声:泉姐!

泉妹听到这个称呼,显然并不高兴,只是依然微笑着,默默地向他挥挥手。车子开走了,泉妹勾着头拖着两根长长的辫子往回走。她那天穿着她最喜欢的桃花色衬衣。志农在车上一直看着那个红点慢慢变小,直至消失为止。

## 故事

# 清清山泉水(下)

□ 邓立佳



学校离家里太远,志农四年大学只回去了一次。志农给泉妹写了很多封信,信中总是讲黑格尔、车尔尼雪夫斯基,或者讲同学之间的竞争和他想报考研究生的事。泉妹只回了他一封信,信的结尾是希望他回去一次。可是那一年他没有回去,是第二年才回去的。

第二年回去,也是迫不得已。父母几乎是下了命令要他回去,而他还想利用假期去参加一次调查研究会。他学习是很用功的,他完全钻到一切学术活动里去了。

可是,他没有想到回家是为了和泉妹订婚。娘转弯抹角说了一大堆,无非是说他年纪大了,到了定亲的年纪了,更重要的是泉妹大了,还说了一大堆泉妹如何如何好的话。泉妹如何好,还要娘来说吗?再没有第二个人有他更清楚了、有他感受深了!可是,他还不想订婚,他才十九岁,他不愿意娘在他面前讲这些东西,他有他自己的考虑。

崽,家里的人好,不像城里人,娇滴滴的,什么事都做不得,还要你去服侍她。

娘,我知道。您别说了好吗?

崽,你听话,也不是娘硬要你讨,你同泉妹是命中注定的。我们见你俩从小就那么好,两家大人早就有这个想法了,只是你们那时候未成年没跟你们说。

哦!原来如此,难怪拄拐杖的老奶奶常在娘面前把他和泉妹扯在一起。可是,要你们来说什么呢?我现在还不想谈这个!

我不听,我不听!志农掩着耳朵走开了。他真不愿意父母为他这个事多费口舌。

泉妹的奶奶早在一边听着。她见志农左一句不听、右一句不听,便拄着拐杖一钉一钉地走到志农面前,轻声地问:是我的泉妹不好吗?

不!奶奶。志农看着老奶奶乞求的目光真不知如何说才好。说出来您懂吗?您不是历来就不主张我去读书吗?您不是经常埋怨儿子远离家乡不在身边吗?志农还小啊!志农还要读书啊!还要考研究生啊!我是要出去的呀!城里人可是三十岁了还是小伙子,不像农村里,十七八岁的伢子就说是该当父亲了。何况,我同泉妹的事该由我们自己来定,要你们费力干什么呢?现在还不是时候呀!还有还有什么呢?志农心里是明白的,但他长期以来不愿承认,那就

是:如今我已经是大学生了,鲁迅说过,爱是有所附丽的。泉妹,她,她唉!她那年要是一起考大学就好了,可是她是那样固执,那样听您、奶奶的话!

大人到底没有劝通志农,反而把志农惹得要提前返校了。只有一点,志农觉得过意不去,那就是回来这么久,他还没有和泉妹交谈过。泉妹见了他便低着头,远远地走开了,好像没看到他的一样。这让他很伤心。泉妹,你这是怎么了?我可一点也没有把你忘记啊!

后来,志农还是返校了。从此,他再也没有回去过,奋斗了一阵又考上了研究生,然后又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。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,目的终于达到了!只是,他听说泉妹的奶奶过世了,难过得哭了一整夜。想起那个慈祥的老人对他的好、对他的关怀,他是永远感到惭愧的。后来,他又听说泉妹嫁人了,具体情况父母没有告诉他,只说好像是招了一个郎,这件事使他大为感慨!没有听说这件事之前,他倒真希望泉妹嫁人,免得辜负她,但一旦成为事实,他却感到很过意不去了,也很伤感。泉妹是那样的爱他,而他也是那样的爱她,可是她却不得不另外嫁人,她能忘记那一切吗?她能过得好吗?她会不会一直怨恨我呢?这感情的负担一天一天地在增长,在加重,常使得单志农深深地埋怨自己,他有时候想,只要对自己要求低一点不也就可以吗?就算不考研究生,能得到她的爱不也够幸福的吗?为什么不去爱她呢?

特别是后来,当他和城里几个姑娘接触后,他越发思念过去的泉妹了。他发现,越是自己努力克制这种感情去爱别人,就越是不能不去想过去的事情。这种无边无际的思绪使得许多多情的姑娘讨个没趣,使得他在恋爱问题上一直无法落地。特别是到了今年,他的工作单位一确定,他就被这种思绪完全俘虏了。他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情感憋也憋不住,发又发不出,难受得使他常常对着天大口大口地呼吸,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啊!人生能遇到几次?它能使山变绿,使水变清,使江河依旧秀美、山川依然壮丽!

终于,他回来了。那股思绪就像一股清清的泉水,把他牵引到了这条山路,来到了这个院子的门口。

## 七

院子里静悄悄的,只有几只又大

又肥的鸡婆子在篱笆上栖息着,狗儿依旧趴在牛栏旁边酣睡着,它没有闻到志农发出的气息。禾场上晒着麦线杆,旁边放着禾架和米筛。哦,刚刚还有人在打麦子呢!

嗨!嗨!随着一声嘘鸡的声音,一块小石子扔到了志农的面前,他吓得一跳,赶紧往篱笆边的鹅梨树下靠了靠,循声望去,他看见了她。

一个妇女坐在走廊上的矮凳上,正在给怀里的小孩喂奶。她大概是刚刚打了麦子吧?汗水从她的脸上一股一股地流下来,更使他惊奇的是,她光着上身,袒露出一对又大又白的乳房。这是她吗?

大概是奶水不够吧?孩子一直在闹。她把脚踏起来,一摆一摆地摇着,手轻轻地、有节奏地拍打在小孩的背上,接着哼起了儿歌:

摇摇摆摆,  
摇到南海。  
南海一口塘,  
蹲个大大鲤鱼娘,

啊!是她!一点也没错。那甜甜的嗓音,秀美的长发,椭圆形的脸,只是她的肤色怎么变黑了呢?她的腰为什么那么粗了呢?

哦,她是一个农村妇女了!山那边的妇女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喜欢袒露上身,不管是谁,哪怕少女时候十分羞怯,一出嫁、一变成妇女就入乡随俗了,大大方方地把一对圆鼓鼓的乳房吊在胸前,就像男子汉光着上身一样,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。她,曾经是那样羞怯地爱着他的她,一个上了高中的她,也没有破除这个习俗,现在,抱起孩子喂奶的时候,她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呢?

咚、咚、咚

走路打鼓似的响,她的男人回来了。那是一个壮实的男子汉,汗水在他光滑的身上,像油珠一样闪亮。

他先是到水缸边舀了一勺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,然后锄头都没有放,便来到泉妹的身边,傻傻地憨笑。单志农想,刚才他喝的水大概就是屋背后的山泉水吧?瞧他那十分享受的样子,就知道山泉水仍然很好喝,而刚才自己喝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呢?接着,他放下锄头,俯下身去亲他的孩子。她嗔怪地瞥了他一眼,用手拦住了他的嘴唇。然而,就在同时,只见他把头转向大人凑过去,高大的身躯遮住了女人的脸,只听得一个清亮的打破声。

志农像针刺了一下似的,眼睛跳开了,再也转不过去。一个未婚男人偷看别人两口子亲昵,这是多么可耻!志农的脸一阵阵烫热,心跳得噗噗响。他慢慢地低下头,觉得自己很难堪,甚至是很可怜。

再也不想前进一步了。既然如此,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呢?他感到慰藉吗?不,他感到可悲吗?不。他,再也没有比不清楚自己的感受而难受的了,一种说不出的滋味,使得他惆怅万分。他转过身去,默默地离开了这里。

作者简介:

邓立佳,湖南省武冈市人,1981年8月参加工作,在乡村中学教过书,市委党校任过教,省委机关从事过理论宣传和政策研究工作,长期在市县和省直机关从事过领导工作。在从政之前发表过小说、散文、理论文章数十种,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过政治、经济、旅游方面的著作。在工作之余,也发表过散文、诗词多篇。本文于1984年8月创作于武冈栗山书屋。